

評審評語

幾段關於試衣間，玉枝情思翻湧，被時光壓抑之青春激情，寫得極美。那終沒被召喚的昔日戀人的反應，混揉著輕微屈辱、悵惘、寂寞，在整間衣架的女裝陣中，每一個細微動作，對白，都充滿了細微索索的內心戲，往日的瘋狂，後來人生的不完美，都收斂在那樣一個「聊賴午後」。是一篇抒情短篇的極品。（駱以軍）

得獎感言

看似反復不已、無所變化的日常，或許有些什麼正在無聲裡蔓生，或者崩壞。有的時候，時代似乎大得超乎我們的想像，但有時又像是緊貼在我們身上的魍魎，讓人無所遁逃。長大以後，越來越常感受到這樣的迫近感。感謝評審的肯定，對於一個晚慧的寫手而言，這個獎項意義重大；因為這個獎，讓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堅持顯得有意義。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佳作

黃隆秀

一九九一年生，目前在北京海淀唸書。還在新環境摸索，也包括摸索融合並使用變化的語言形式來創作小說內容，努力呈現生活的現實。



太空家庭

娜拉沒有出走過，娜拉只是去上班了。娜拉上班賺錢供女兒出走。不在家的娜拉，是我媽媽。娜拉年輕時出走過，但現在又困在家，娜拉是我奶奶。娜拉請來另一位出走的娜拉，照顧失智的娜拉，是帶給家庭希望的戴希。數數看這段話裡有幾位娜拉？或者一位也沒有。

爸說：「國際電話費太貴，少花錢打給家裡。」

打回家，總是戴希接，爸媽總是不在。去年八月戴希來時，我已經飛去北京了。

「Only 阿嬤 and me stay home. They go to hospital visit 阿公。」戴希叫爺爺奶奶：「阿

公阿嬤。」聲音聽很瘦，先以為是一清瘦女人，這算一種刻板印象，關於女人該瘦。我總是很驚訝地表示：「Hi, Daisy. I'm Hsiuhsiu. I want to talk to my father or Lori or mama or 奶奶 Thank you.」不正規英語怪句。爺爺在醫院，爸媽不在家或妹妹在睡覺時，只好又說：「O.K. I will call back next time.」掛電話。

我從北京回來了。

介於永和中和路與中和和路模糊邊界、雙和里臭水溝瓦窯溝旁，民國七〇年代城市擴張建的一排老華廈，建設商當年在中和一帶亂蓋一大片樓致富，落戶前頭一點宜安路新蓋的豪華大樓。場景發生在為建商致富，舊而不新設有電梯的華廈，其中一戶人家。

我們家搬來中永和照顧爺爺奶奶兩年了。

媽媽接過行李。奶奶與看護已經睡了。媽媽問：「北京冷不冷？」我說冷。剛去，衣

服都穿錯了，感冒直犯。奶奶從房間出來上廁所，看見我，叫了我小名。幸好奶奶沒忘記我。

奶奶說：「怎麼能忘呢？」

星期天，戴希放假。後來戴希告訴我，她不喜歡放假，有時候寧願待在家裡。放假和朋友出去到外頭就會花錢，沒法存錢。但爸爸還是要她放假。

媽媽叫我們起床。開車帶我、妹妹、奶奶到榮民總醫院看爺爺。媽媽手扶方向盤看前方紅綠燈指示說：「爺爺這段時間一直譫妄，常胡言亂語。」

現在醫院臨時看護是廣東人，十幾年前嫁來臺灣。看護：「爺爺半夜睡不好，作惡夢，一直叫：『哀哀哀。』」

我們叫醒爺爺。看護從小塑膠盒拿出助聽器，裝上電池，為爺爺戴上。看護搖起床椅，協助爺爺下床，坐上輪椅。

「北京冷不冷？」冷，沒見過那麼冷的地方。還去了東北，更冷。

「去了瀋陽沒有？」沒有。

「三十四年我派去瀋陽，北上火車窗外，一片荒野，什麼都沒有。直到九〇年代再

去，早已不一樣啦！沿路種滿田。」爺爺瘦得像皮包骨，全身起紅疹。看護說是因為吃藥過敏。

「在東北，天冷最冷到零下負好幾十度，要穿棉服、穿棉鞋，裡頭都要鋪棉刷毛，才暖和。」爺爺聲音乾癟。看護從連接著鼻管的試管灌入一點水。

「逃難時要穿好走的軍靴，兩雙軍隊發的好皮鞋，鞋帶雙繫掛在脖子上，皮鞋綁腳，不好走。」

護士查房：「醫生說伯伯下週就可以出院囉！」妹妹寫訊息給在外頭開會的爸爸。爺爺佝僂身子在輪椅上打瞌睡。媽媽也疲累得在病房長椅一旁打起瞌睡。

「爺爺今天講了太多話了，累了。」看護笑。

我們在榮總一樓美食街吃晚餐。內附設藥局媽媽幫奶奶買尿布。奶奶作過泌尿手術，手術過後，漏尿還是很厲害，每天都會有幾件濕內褲。

媽媽哄奶奶：「媽媽，出門要穿尿布，穿了尿布就不怕尿褲子了！」媽媽買四個紅豆車輪餅，奶奶一口氣吃了兩個。

「現在我已經摸熟來去醫院的路了。」這半年來，週末媽媽開車帶家人到醫院探望

爺爺。平日爸爸媽媽上班，則由叔叔開車帶著戴希和奶奶去醫院看病，看爺爺。

白天去國父紀念館辦國際學生證，機票有學生證打折。傍晚回家，爸爸叫：「秀秀，妳帶 Daisy 去 little hospital 看醫生。」

我說：「是 clinic 啦！」

戴希說：「Dizzy, high blood pressure.」

爸爸說過橋南山高中附近有一家診所。聽不懂「過橋」是哪。後來才意會，橋，指涓涓臭水瓦窯溝的橋。華泰建設大樓穿過曼哈頓大樓，景安路上有一家更近的診所，但我們還是過橋，到中國石油加油站對面診所。

沿瓦窯溝走，戴希說因為高血壓身體很燙。她去過對街宜安藥局，菲律賓高血壓藥臺灣沒有賣。到診所掛號，戴口罩的櫃檯護理人員要她填寫身分資料，但是資料表格全都是漢字，無英文說明。我站在一旁翻譯空格需填寫的部分，她一邊填寫。對不識漢字的人不方便，第一次有體會。

叫號到戴希，我們一起進候診室。醫生不說英語，說這要去大醫院看。她用紙條寫下藥名，醫生請藥師查藥。藥的副作用讓心跳變得很低很低，先開兩星期的藥。醫生問

戴希是我的誰，我說是我們家看護阿姨。

走出診所，中和又下雨了，雨滴冰冰涼涼落頭頂。戴希問，北京冷不冷？冷。但是我忘了溫度負幾度的「負」怎麼用英語講。戴希說在杜拜，冬天沙子隨風吹，細沙吹進鼻子眼睛嘴巴裡，會過敏，吃過敏藥就好了。回來以後，每天都流鼻水像下雨，鼻子擤得紅腫，戴希勸我吃過敏藥會好點。

關於戴希，只知道她的名字是西班牙文，陪她看醫生從健保卡上瞄到的。她不說西班牙語，說英語，也說 Tagalog 語。菲律賓只有雨季和乾季，三月到十月是雨季，十一月到二月是乾季。她有一本小小的玫瑰經，玫瑰經上放著一條綠色透明小珠串念珠。每週末，她到民權西路的聖多福教堂彌撒，與菲律賓朋友聚會，參與菲律賓勞工組織。她家不在菲律賓馬尼拉首都，她跟我說她的城市名時，又忘掉了。

奶奶日記裡寫道：「不知道這種日子還要過到什麼時候？」爺爺因為之前送醫院昏迷長時間，咀嚼功能太久未使用。前一兩次回家，都是因為吃食後，食物殘渣掉到氣管，

引發肺炎又送醫院。過去不可食無肉的爺爺，現在只能鼻管灌食亞培安素。戴希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鉢碾碎藥，混進營養素裡，為爺爺灌食。爺爺出院，身體虛弱一直昏睡。晚上爸爸回來，勸他起來動一動。戴希抱爺爺下床，抱上輪椅，推輪椅到客廳，再抱他坐上沙發。

爺爺意志消沉癱在沙發：「活不下去了，完蛋了。」

爸爸氣急敗壞罵：「你再不照醫生的話做復健，你真沒救了你真完蛋！」。每到週末戴希放假，輪到爸爸照顧爺爺時，爸爸都會罵躺在床上的爺爺太消極，等死。讓全家人一起痛苦。爸爸越罵，爺爺越不肯起床。

爺爺夜裡常常發出呻吟，一直到天亮。戴希說昨夜他們三個都沒睡好。爺爺一直叫，奶奶很擔心，開始哭泣。媽媽說沒看過爺爺那麼痛苦。不知是不是吃了過敏藥，爺爺吞著舌頭連話都說不清，糊一片，昏睡。中午大媽大爹來，很怕他又中風。提到作斷層掃描報告結果，爺爺之前有小中風，應該是前年母親節半夜送醫院那次。回想起來，爺爺總固執以為是原先肌無力惡化，吃大量類固醇抑制，沒好，身體給吃垮了。

「祖香，來吃飯了喔！」到用餐時間奶奶就叫癱沙發上的爺爺來吃飯。好幾次叮嚀奶奶，他不能吃東西，會給爺爺餵奶。不管說幾次，奶奶都會忘記。奶奶只希望爺爺也可以一起吃飯。

爺爺也問過：「可不可以只吃一口就好？」不可以，難道你還想被送進醫院嗎？現在除了需要戴希照顧，連吃的權利都徹底被剝奪了。

旅遊頻道的白人主持人吃越南菜，吃炸豬皮。戴西說他喜歡炸豬皮，要蘸醋、大蒜、鹽巴吃。華新街有賣。戴希問華新街怎去？搭公車或搭捷運都可以。聽說那裡也有賣菲律賓的雜貨，他都去中山站，南勢角聽起來好遠。其實很近，捷運一站就到了。

媽媽下班回來，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她的日常。

爸爸煮了一桌菜等媽媽回來。吃完飯後，媽媽在餐桌架起電腦，開始加班算帳。媽媽臉色枯黃，皮膚長滿褐斑。從房間裡，能聽到她摔滑鼠的聲音。

她和爸爸說：「可不可以考慮把爸媽送到療養院？每天這樣照顧真的好累。」

爸說：「我們又不是沒去看過對面那家，妳也知道環境條件不是很好。妳要懂事點欸！把爸媽送出去要花更多錢。」每夜窗外都會聽到救護車的緊急聲傳來，停對面私立老人照顧中心樓下待命。

媽媽默不作聲，搖頭嘆氣。

「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她盯著電腦前的數據，重複她的口頭禪「煩死了」直到天明。

出門前問戴希要不要喝點什麼？我帶奶奶出去散步。她說想喝珍珠奶茶。家裡只剩爺爺和戴希。南工路看到有一家很精緻的早餐店。走到時發現打烊了。再幾天過年，中和路枋寮里尾巴已經空蕩蕩，舊房子待拆，在臺北打拚住在外圍的人回家了，一整條騎樓店面都拉下鐵門。

走回中和路，奶奶突然尿急，又沒穿尿布，只好帶她去原中和戲院、現在已蓋成豪宅的房地產一樓仲介借廁所。奶奶放完尿，又沒事了。

好不容易出太陽，樓群遮住太陽，但雙和里公車站牌旁的泡沫紅茶店，室外位置難得照到陽光。這家店從搬來中和看到現在，已經轉了三手。現任店長是一位走路有點不

便的男人，奶茶放黃砂糖，很香。他常常有很多騎重機的朋友在店裡坐著吃檳榔，喝紅茶。還養了一隻大狼犬，店長說已經十二歲是隻老狗了。今天他帶的是一隻藏獒，也是胖胖老老的，像我奶奶。

旁邊坐桌是一拿公事包中年男子，他要了我們桌的菸灰缸，和我們攀談。今年五十一歲眉心有深刻痕的大叔：「我在附近有上道教課，好多老師來講道學。」大叔像二度就業的狀態。

「上課才知道所有事情都有因果，不只有自己，其實大家都差不多，想想就好一點了。」大叔用信仰化解絕望。

奶奶安慰他：「做人不要太不樂觀。」其實我不知道大叔為什麼要找我們講話，有點害怕。

幫戴希買了正常甜正常冰的珍珠奶茶，太陽差不多要下山，奶奶打算吹牛說她孫女多會讀書，我制止奶奶。

「跟他講有什麼關係？他是外省人啊！」

大叔問：「是不是要走了？」我說是。我們就走了。走之前，大叔斜了一眼。

過街時，問奶奶：「妳怎麼知道他是外省人？」

「我就是知道啊！聽他外省口音那麼重。」

「妳剛剛幹嘛和他說那麼多？說那麼多好嗎？」

「說這些有什麼關係！」

「妳就不怕他把我們綁走嗎？」

「唉呦！妳這麼一說我又怕了起來！」

「妳剛剛聽他口音是哪裡的外省人？」

「像南方江蘇浙江一帶的口音。」

爺爺正在睡午覺。客廳電視正在播《戀戀溪州》的紀錄片。戴希說她有兩女兒，與我和妹妹一般大。在菲律賓上最好的大學。臺灣打工薪水寄回家，供他們生活。每次難得回到家，孩子們都找她爸爸，而不需要她。她媽媽曾經開餐廳，而她在場內掌廚，用大鍋爐，練了大臂力，才能抱得動爺爺。她們家原先祖父是書香世家，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侵占菲律賓，奪走祖父的房子與財產，趕出家門，從此赤貧。我說日本也殖民過臺

灣。爺爺奶奶小的時候，在大陸，家鄉有日軍轟炸、侵占、逃難記憶。奶奶從小就送到育幼院，日軍侵略，育幼院也跟著遷移。

妹妹說有些老人早年記憶裡受過重大創傷或壓力，老年後很可能導致失智。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有什麼根據。

陪爸媽到南門市場辦年貨，媽媽開車說，在媽媽三歲時，因肺炎在三軍總醫院去世的姥爺是河南鄭州人，姥爺親戚都在福州做生意，講福州話。姥爺雖然是鄭州人卻會講福州話。爸爸又說，清朝到日據時期臺北最高檔的餐廳大部分是福州餐廳，因為在臺灣設省之前，福州是福建的省會。後來漸漸被其他西餐廳與外省餐廳取代。

家裡子女多，姥姥獨身一人。媽媽從小送到萬芳教養院，長大後，回到中和聯勤眷村與姥姥生活，青春往返於中和與萬芳之間，平日上學，放假和姥姥到工廠做工。

準備年菜八寶菜，廚房忙進忙出。戴希說在菲律賓耶穌死後七天到復活節那段時間只能吃素，不吃葷。他們也會做像八寶菜的素菜，但會加上咖哩。泰國、越南、緬甸咖哩和

菲律賓都很像，但阿拉伯地區的咖哩味道和菲律賓很不一樣，像在杜拜，咖哩的香料味道更濃厚。這段時間爺爺慢慢好轉，奶奶在日記裡寫：「我很清楚，我知道利害關係。」

今年爺爺指定在叔叔家過年。這幾年過年大家主要都外食解決。主要家中父母那代長輩年紀大了，做不動了。戴希和我們一起過年。年菜還是大媽和阿姨打點。

戴希說爺爺連作夢都夢到自己吃牛肉麵。夢到房間變廚房，指揮戴希做菜。大家吃飯，只能將爺爺推到客廳前看電視，我在爺爺耳邊大喊祝他新年快樂，羊年行大運。爺爺苦笑：「新年不快樂。腳不好不能走。」

阿姨的大菜佛跳牆，有魚翅、鵝鶉蛋、肥肉、粉等，我問佛跳牆怎麼翻譯？媽媽和戴希解釋：「這道菜因為太香了，所以佛都翻過牆了。」

坐我旁邊是姑奶奶的兒子，表伯：「佛跳牆是 Buddha jumps over the wall。」我忘了「跳」是 jump，錯譯 Buddha on the wall。佛陀在牆上，亦或牆上的佛陀，不管事，管牆。戴希第一次吃到年糕，我翻譯 year cake，爺爺最喜歡的一道菜之一，爺爺也喜歡吃

甜的那種。而且每過了午夜炸年糕，爺爺吃最多。但他現在生病不能吃。堂哥說年糕應該要叫做 Chinese cake，但發糕也可以是 Chinese cake 啊！表伯說如果是 Year cake，人家會以為，怎麼放了一年還可以吃的蛋糕。戴西還是問了年糕怎麼說，Nian-gao。

全家人陪奶奶打麻將，奶奶一年就只有這一次機會能打麻將。打完最後一圈，近十二點，奶奶今晚沒贏錢。戴希在一旁幫奶奶看牌。表伯準備帶姑奶奶回家，輪椅上爺爺早已歪斜瞌睡電視機前。大媽叫醒爺爺發紅包，媽媽買刮刮樂發給大家過過癮。大家各自回家去了。

脫離乾燥大陸型氣候，空氣濕冷鼻子過敏。聚會裡聽到朋友說：「待不慣臺灣趕快滾回大陸去！」Chinese 豬是我和妹妹近日彼此罵稱，其實更該罵寄生蟲才對。Chinese 豬 Chinese 豬，Taiwanese 豬，換成日語我們貶低彼此 chino 豬，這成了一種慘澹中的樂趣。

不知道第幾天，每一臺新聞頻道循環重複前一天的舊聞，臺灣支持美國反恐ISIS。除了英語頻道，若是國語頻道戴希就聽不懂了。她指了指電視，問我怎麼了？我把內容翻譯一次。她說：「Oh. Same as Philippines.」菲律賓四個地方有美軍基地。儘管長達二、三十年的抗爭，九〇年代美國簽約答應美軍撤出菲律賓，但菲律賓仍有美軍在。我回應臺灣過去在五〇到七〇年代也有美軍駐紮。戴希說她好多親戚就是到美國去了。很多在菲律賓當美國跨國公司廉價勞力語音售後服務，服務美國國內客戶，而她表姊在語音服務工作因緣際會下認識美國派來的上司，嫁到美國。戴希的女兒也曾經在無線電臺語音服務打工，但是：「They always shout to her in the phone. Like say you shit, fuck, dick sucks……」那些從美國打電話來的消費者，總是態度很差，電話裡大吼，罵她是屎，是爛東西，是臭屎尖。戴希女兒很無法接受，後來就辭職了。

上週早晨戴希去桃園體檢，仲介開車來載，附近有不少是同一仲介的外勞，一起體檢。大部分是印尼人，也有兩個菲律賓人。她說，有一個菲律賓人就住在中和路老虎餃子的樓上，已經到臺灣十二年。樓上只有她和阿嬤住在一起。阿嬤只有一個女兒，阿嬤女兒去美國了。女兒從美國寄錢回來，付給看護以及兩人的生活費。在車上，那位菲律賓人說，阿嬤常常一個人在哭，因為孤獨，想她女兒，過年時只有她們兩個人。

還有一個朋友照顧的阿公阿嬤，家人都不在他們身邊，從不去看他們。在遠靠醫院外頭租一間小房子，只有她和阿嬤兩人住在那小房間裡，每天早上她帶阿嬤到醫院陪阿公，家人都不在身邊。

大年初三，我約了妹妹帶奶奶去紅包場。爸爸說好，說多帶奶奶出去走走。奶奶以前很可憐，都沒有地方去玩。歌廳招牌對當年青少年的我是西門町一抹風景，很多化了妝帶有性感女人頭像分割在亮燈看板，甚至帶有色情符號混雜想像。街上許多花樣年華裝扮紅紅綠綠的閃亮身體。

行走西門町街道，穿梭分門別類消費空間，彷彿下一秒置身異次元空間體驗。從漢中街搭電梯上去。昏暗歌廳內部，鋪紅綠方格巾桌子，黑皮椅，服務員帶位到離舞臺最近的前座。歌手們打扮豔麗，腰束細。他們在臺上的一舉一動，深深吸引我們。除了聲音技巧配合舞動姿態，那和私人包廂中的個人視聽經驗幾乎完全不同，歌廳桌與桌之間開放形式，黑暗中和身邊陌生人同時注視著舞臺，卻又感受到陌生彼此的存在，幾個穿

得體面西裝，卻過時的中老年男人坐後頭沙發椅，有幾個老朋友約來，也有夫妻約來，還有獨桌的歐巴桑。

奶奶聽了好幾首歌，在黑暗中啜泣起來。

「奶奶，妳怎麼了？」

奶奶頻頻抹去眼角的淚，感動卻羞恥地說：「想到爺爺，爺爺一個人生病在家。」喜悅卻充滿罪惡感。在她生涯前中段身為教官、軍人、家庭主婦、雜貨店老闆、女工。現為失智老人的奶奶，但現在卻不與這個場所有所違和，呈現溫情而放鬆的氣氛。反而是我和妹妹這兩年輕人比在場的連服務生都還年輕，格格不入的斷層怪感。

臺上唱起鄧麗君〈何日君再來〉時，奶奶跟著哼。隔壁桌歐巴桑也是，她每隻手指都戴滿戒指，光照不足的室內拿起粉盒和唇筆補妝。隔壁歐巴桑請服務員遞紙給奶奶擦眼淚。歌手唱幾首歌退場，和表演時舞臺效果裝扮相比，換回平時樸素著裝。長滿皺紋的老歌手唱老歌富於韻味，奶奶直鼓掌叫好。

表演期間，奶奶一直求上臺唱一段，我說那可不行，這是看人家表演的地方。回去我們在計程車上，奶奶說她以前當教官也穿著隨服在臺上唱。在歌廳和奶奶約會時讓人

覺得有點放鬆，有點舒適，可能是因為燈光昏暗中很容易掉東西，卸下家中緊張壓力。

妹妹在車上談起：「我之前上都市社會學的課，老師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現在的家庭已經失卻它的功能，離婚率高、家暴事件頻繁，人們對自己的家庭沒有責任感，為何不解散家庭呢？』」

「那妳覺得還有必要有家庭嗎？」

「有必要！但也說不清楚為什麼要。家庭形式隨社會發展物質基礎更迭變化吧？」

其實我也想起爺爺，還有常打電話來找爺爺的女人。對於爺爺在外頭的生活一無所知了，他是否也常來歌廳呢？他是一個人來歌廳，還是像我們後排兩老頭一塊來歌廳？他來歌廳是不是戴他平時的藍氈毛帽子。回到家，跟爺爺說我們去了歌廳，爺爺問是大的還是小的，看了照片，他說不算大：「都好幾年沒去囉！」好像在一個錯過了的時空去找不在的爺爺。

「Fede Fede Fede……小便小便小便哇！」爺爺大叫起來，在沙發上掙扎，爺爺尿急

了，會亂叫戴希的名字：Fede。飛碟、飛碟。有時聽起來又像「非得、非得」。奶奶的日記裡，一直把戴希當成臺灣人，有時候忘記戴希叫什麼名字，叫阿嫂。

戴希正在廚房洗碗，趕緊到房間拿出尿壺，戴希叫我迴避一下，阿公 is shy。但還是不經意看到爺爺孱弱的陰莖，和爺爺其他部分的皮膚一樣蒼白，但毛都掉光了。有時候戴希不在，爺爺一個人睡在房間，沒有人扶爺爺起床小便，爺爺很絕望哭喊許久，爸爸才從另一間房間趕過來，發現爺爺已經溺了一床。有時爺爺半夜沒有叫醒戴希，尿在垃圾桶裡，隔天戴希再將裝混合痰與尿液的衛生紙垃圾桶清理。

一九九七年戴希第一次來到臺灣在高雄電子廠工作，爾後二〇〇六年去杜拜培訓做美髮沙龍。店裡老闆娘是貴族，但每次都欠薪不給，老闆娘相信她，因為不是她的錢，她一毛不拿。直到二〇一二年後回到菲律賓老家。

戴希說以前在高雄電子廠做工，老闆欠外勞加班費不給，廠裡工人抗議。我問：「當時你們怎麼抗議？」當時找外面工會組織介入，但爪耙仔看見報告老闆，老闆抓她到辦公室問話。她騙老闆，那時候是去買東西，不知道老闆說什麼組織。逃過了一劫。

「拿到抗議連署單，但工廠裡到處是監視器。工作時不能講話，如果到處傳閱，一定會被工頭發現。」

「那怎麼辦？」

「只有推車取件工人可以在車間移動，請他們把連署單夾表板上，推到各部門流水線上簽名，監視器拍到大家正在簽署時，以為在確認件數。哈哈！最後，三百個工人簽到了連署單，提出抗議，抗爭結果，大家拿到了全數加班費。」

戴希說現在工作每個月一萬多，頭幾個月薪水中要給臺灣的仲介一千三百塊，要繳給菲律賓仲介一個月七千多，扣除兩者費用，只剩下幾千元薪水。一年有一個月年假，也看她要不要回去，機票也要花錢。

清晨奶奶又吵著出門，我在房間裡假裝沒聽到。直到戴希敲爸爸房門：「阿嬤 wants to go out.」

奶奶一直吵：「我要回大陸去，我要去大陸，今天不去就是最後一次機會。」

房間，燈沒開，奶奶背對我，一直哭：「我就是要去，我今天就要跟女青年大隊一起去。」

爸爸站在一旁罵：「你都快九十歲了還要去哪？媽大清早妳不要鬧了好不好！」

「其他人都要走了，不去就沒機會，他們跟我說好的，但我忘了，我要去讀書，我要去讀書……」奶奶坐在床沿哭，恨得猛槌自己大腿洩氣跳腳。

「女青年大隊說她們要去大陸，很有前途，待遇很好，我要去大陸唸書，他們都要回大陸了，要是不走，我就回不去了！」

我問：「那爺爺怎麼辦？」

「爺爺有你們照顧。」

「那怎麼行，爺爺生病都要死了妳還走？」

「死了就死了。」

「妳怎麼那麼沒良心？」

「我就是太有良心了。」

爸爸叫我不理奶奶。他一早要開會，回房睡了。

我帶奶奶到餐桌前。

奶奶坐著悶悶不樂：「我沒讀書又不識字，很可憐，讓人笑話。配不上爺爺。」又哭。

「外面雨那麼大，妳出去萬一出事怎麼辦？」上次她跑出去，好險有路人送她派出所。

我又騙她：「女青年大隊早上打來家裡，說不去大陸了，下雨天飛機停飛。」奶奶說我騙他。

起先，戴希泡了美祿，奶奶還說：「我不喝。」我烤了麵包，說：「妳吃了早餐再走。」奶奶最後還是吃了早餐。爺爺又再咳嗽了，奶奶說：「爺爺一定會答應我去大陸的。」奶奶走進房間。

戴希說幫阿公拍拍背，奶奶幫他拍了拍。吐一大包黃痰在衛生紙上，爺爺也起床了。抱爺爺上輪椅，到客廳，拿盆洗漱，開始準備爺爺的奶與藥。

「爺爺一定會答應我去的。」

爺爺坐在客廳說：「女青年大隊早就停辦了，黃埔也早就停了。」

「我想和她們去大陸，還可以教唱歌，待遇很好，我們家還可以再請一個下女。」

「妳怎麼可以這麼說？妳走了，家裡怎麼辦？戴希工作忙，照顧爺爺都照顧不過來，

妳還鬧。」我快氣炸了。

「阿嬤走了，阿公會傷心啊！」戴希站在爺爺旁邊，手舉半高，把杯裡營養素混合著止咳藥倒入注射管，乳白液體緩緩隨導管順流入爺爺的鼻子裡胃裡。

爺爺說：「妳都老成這樣了，還教什麼唱歌，有誰要？」她又笑了。

一下又委屈哭：「我這不去，以後都去不成了。」

我哄她：「我就在大陸，以後帶妳去大陸。」其實奶奶當年正是逃家參加女青年大隊到臺灣的，怎個如今同樣的情節卻反了過來呢？

爺爺打開電視，電視說新的一年臺X集團開出了多少就業職缺，新的一年，各企業都開出大量職缺，待遇都最少在三萬五左右。

妹妹說：「大概是作夢了吧。我之前也是都會順奶奶的話說，妳回來之前奶奶常常半夜起來，說要看兩個小孩，兩個小孩回來了，腳很髒，要洗，鞋子在哪？有一陣子半夜醒來都重複找兩個小孩。我和奶奶說：『已經洗過了，他們睡了。』結果她反問：『在哪？』她要看。我就不知道怎麼說下去了。後來問爸爸：『為什麼要這麼兇？明知道奶奶

奶是分不清現實和夢境。』爸爸反問：『那難道要騙她嗎？』如果是我希望被騙嗎？但我不知道，被騙有什麼不好？」

戴希邊在廚房拖地邊說：「剛剛我很害怕……」

我坐在餐桌前笑：「我也很害怕。」

「我怕阿嬤剛剛生氣劇烈的動作會受傷。之前阿嬤都不會這樣，從阿公出院後。阿公住院太久，阿嬤太想念阿公。」我說奶奶嫉妒。「阿公一咳嗽，阿嬤就去拍背，有時候下午會彎著腰在床邊看阿公。」戴希笑說她了解奶奶，所以沒問題。

「妳知道嗎？還有這樣的阿嬤！」戴希停下手邊工作。

她掏出手機，在小小屏幕上，戴希告訴我，拍影片的是她朋友。朋友告訴屋主，她照顧的阿嬤會打她，但兒子屋主不相信。兒子在時，阿嬤不會打她。她只好將影片拍下來做為證據，申請更換屋主。手機螢幕裡：一位不安的阿嬤拿掃把向她揮舞。畫框邊上她問阿嬤為什麼要打她。我很害怕。臺灣媒體通常對於照顧關係，都說是外勞虐待老人，但影片中關係不是。臉書相關的文章，一直以來都是書面的報導。第一次看到影片，其

實影片中阿嬤和外勞關係矛盾衝突，他們倆都是弱勢。戴希說有些老人生病，會攻擊人。戴希把手機收起來，說：「所以阿嬤很好。」剛來，爸爸叔叔和她說過奶奶的症狀，知道奶奶精神狀況不穩定。

戴希中午叫爺爺奶奶起床，奶奶發脾氣：「你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兇做什麼？」我告訴奶奶戴希是大老遠來我們家照顧我們的，所以不能對她那樣。戴希是替我和爸爸媽媽照顧你，所以奶奶要對戴希好一點。

叔叔載戴希和爺爺去榮總做復健。又要回到畸形的知識製造工廠去了。爸爸叮囑我要陪奶奶。但奶奶還是嚇壞了，家裡沒有人，我又在睡覺，不知道爺爺去哪？應帶她去走走，但全身都好重好重，只好躺在床上。奶奶坐在我旁邊又說起自己悲慘的身世，奶奶老老的頭髮像亂毛線。累得竟然沒有力氣安慰，她的不安反覆出現。

奶奶一直在叫，我爬起來，是奶奶大便沒衛生紙。頭頂架子上。指給她看，又去睡覺。奶奶又委屈地叫。奶奶指著地上的一粒黑屎。「我不小心拉到地上了。我真的不是故意

的。」

戴希說奶奶常常半夜在哭。想請奶奶去吃便宜下午茶，但睡不醒，只好晚上醒來，去臺灣圖書館還書時順便帶她。走到一半，下起雨來，奶奶又哭，手上抱書又撐傘，牽緊奶奶，風又變大了。才十分鐘左右的路程好像走了半個小時都走不完，好不容易走到全家時，把奶奶放在全家便利超商，店員讓奶奶借放。

匆匆領奶奶出來，奶奶又說想尿尿。沿四號公園周圍走，我帶她經過一間大樓，保全說：「廁所在地下室，你又不知道地方在哪，很難找。」打發我們，眼看奶奶要尿出來，我很生氣。

前面有間鋼琴教室，進去借廁所，男生原本在練琴，我們進來，他停下來。半晌，她沒出來，說在找紙。和男生要兩張紙給奶奶，叫快一點。

奶奶：「我是一個很貞潔的女人，要擦乾淨才行。」

男生離開鋼琴，跑到櫃檯去。等她穿上褲子，趕快帶她走。

雨下得正大，回中和路，在好喝飲料店外坐著休息，奶奶喘得走不動路，全身顫抖。點兩杯熱奶茶。店長問：「怎麼那麼晚才來？」我邈邈穿睡衣：「剛好去還書啦！」奶

茶來了，奶奶喝兩口甜飲，平和許多。她癡呆出神喃喃自語：「我想起我去銀行排蔣公紀念幣，在臺灣銀行，排了好久。那天從早上開始排，下午才排到。就是這條街，這條街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奶奶，妳都不知道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
該怎麼和妳說再見？

窗外颳起了白茫的楊絮，此時臺北正在下雨吧？

「Hello?」

「Hi.....Daisy.」

「Hello, 秀秀.」

「Hi.....戴希. How is 爺爺奶奶?」

「Your 爺爺 is better now. 阿嬤很乖。 How about your allergy?」

「Better . Spring is coming. Beijing get warm. And you? Your high blood pressure okay

now?」

「Yeah, it's fine.I go the clinic before we went to get medicines once per two weeks.」

「Okay.....噯.....」

「Okay. I need to help 公公 have meal.」

「噯噯，好吧.....Okay.....Bye-bye.」

「Okay.....Bye-bye.」

評審評語

甚至可以稱得上是瑣瑣碎碎的寫法，真實也動人的來呈現一個當前的現狀——無根的、失去記憶而且即將要失智的所謂外省三代的家庭。

在大陸工作的孫女兒，仍然在臺灣的父母親、照顧老一輩的外傭，最根本的理由恐怕仍然是認同問題，便將整起狀態提高到已經不是全球化的議題，稱作太空家庭果真是不為過。（李昂）

得獎感言

〈太空家庭〉關於與家人搬到中永和第二年，我卻出走將近一年，家中長輩身體逐漸衰退下，家中新的成員一齊來照顧爺爺。放假結束後，回到北京獨自寫下來對家庭的回想。想謝謝評審的支持，因為也快整整一年沒有得獎了。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佳作

李 蕪寬

一九九四年生，臺北人，十六歲開始寫小說。

